

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

旅大文藝社編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

旅大文藝社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

旅大文藝社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—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320·787×1092紙 1/32·3印張·65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89 定價：三角

前 記

我們的恩人、朋友、大哥和老師——親愛的蘇軍已經離開我們，從旅順口地區撤退回國了。

十年前，他們用鮮血和生命解放了我們；十年來，他們和我們共同度過了艱難歲月，幫助我們建設起美好生活，保衛了遠東和平。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是比海還要深的。

在中蘇兩國發表了會談公報，蘇軍即將離開我們的日子裏，我們懷着十分感激的心情，組織、發表了一批以表現中蘇友誼為內容的文藝作品。如今，我們又懷着無限惜別的心情，把其中的小說部分選出，編輯了這本小冊子——“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”。讓它來表示我們對偉大友人的懷念吧。

我們相信：中蘇兩國人民在為共同事業的鬥爭中所結成的深厚友誼，將子子孫孫，世代相傳，萬古長存！

旅 大 文 藝 社

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

目 錄

前 記

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.....	靜 楓 (1)
我和瓦夏.....	柏 蕭 (11)
海上友誼.....	嵐 風 (29)
和蘇聯專家相處的日子.....	張福元 (40)
我的老師.....	張 琳 (57)
親愛的媽媽.....	張 琳 (73)

彼得洛夫上士和我們

靜 楓

離我們車間不遠，有一排紅磚大房子，模樣兒跟我們車間差不多。那是蘇聯紅軍的軍用倉庫，有一班紅軍戰士住在那裏。

相隔這麼近，我們跟蘇軍戰士天天都見面。天長日久，一來一往，我們便不知不覺地熟悉了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們工廠正時興跳伴舞，我們鐵工班，除了孫師傅上了年紀，愛聽口“洛子”外，那些小年青的，一聽音樂聲，腳跟都癢癢了。

這一天，是個星期六，下班鈴一響，孫師傅把鉗子一擡，說：

“小年青的，你們快收拾收拾走吧，工具我來收拾。”孫師傅是個熱心腸的人，管多嗜都是這樣照顧別人，你要不聽他的話，他就嘟嘟囔囔地不樂意。因此，我們說了聲：“麻煩你老啦！”便忙着洗臉換衣服，戴帽子。正在這時，忽然門“吱”一聲開了。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我們的鄰居，蘇軍上士彼得洛夫，身後還站着兩個士兵，他兩人肩上抬着一捆東西。

“同一——志，好！”彼得洛夫用不大熟練的中國話，向我們問候。

“好！”孫師傅已經收拾完了工具，他找了塊破布擦了手，問道：“有事嗎？”

“啊！有！”彼得洛夫同志指着戰士抬來的那捆東西說。我仔細一瞧，原來是些生了鏽的軍刀。彼得洛夫抽出了一把軍刀，前推後拉地比劃着：“這個幹活！”

“嗯？嗯？”孫師傅半天也沒鬧明白，急得他直撓頭，回頭喊了聲：“‘假翻譯’哪去了？”

“假翻譯”是小張的外號，他過去在蘇聯汽車隊幹過活，會兩句半俄國話。俗語說得好：“山中無老虎，獼猴也稱王”，因此，我們每回和蘇聯大哥打交道的時候，都是小張當翻譯。

小張一聽孫師傅叫他，放下飯包，說了聲“搭瓦利勢”就跑過去了。他和彼得洛夫連說帶比劃的，嘮扯了半天，高興的對孫師傅說：“大哥要磨刀，跟咱們借磨石用！”

“哦！哦！原來是這麼一碼子事啊，看我真糊塗！”孫師傅歪着腦袋，朝旁邊小屋一指說：“行，行！使吧，使吧！”用手又比劃了一遍。

“謝謝！”彼得洛夫同志領兩個士兵進小屋磨刀去了。

蘇聯同志到我們這兒幹活還是第一次，我們心裏覺着挺稀奇，便不自主地也跟着走進了小屋。

一進門，只見彼得洛夫和兩個士兵，只穿了件貼身的白襯衫，把着軍刀“哧嘎哧嘎”磨的正起勁兒，他們幹的可真猛，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渾身汗漉漉的都濕透了。

咱瞅着他們幹的挺吃勁，心裏頭老大不忍，便說：

“我們來替他們幹吧！”

“不——”彼得洛夫同志用簡單的中國話說：“謝謝，星期六，休息好！”

孫師傅一聽，笑着說：“大哥對咱們就是客氣！”說着，向我

們遞個眼色，我們“呼”一聲，奪下軍刀就磨起來。

這時候，我才對準了燈光，細細地看了一下這軍刀。軍刀細而長，銹得不像樣了。有的地方捲了刃，有的地方還碰了牙。

用不着問彼得洛夫，我就知道這軍刀是用過了的。

可是這刀是誰使的？在蘇德戰場，還是在滿洲戰場？我一邊磨着刀一邊想。我的心跑到了另一個地方。

彷彿看見了我們英勇的蘇軍戰士，騎着戰馬，手執着這些軍刀，往來飛奔在疆場上，爲了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弟兄，他們就用這些軍刀砍下了敵人的頭顱！

可是敵人的血却沾污了這些軍刀，好像這些紅銹就是那些污血變成的，我厭惡那些污血，我也厭惡這些紅銹，我要用我的雙手，使軍刀恢復光明。……雖然一陣陣從俱樂部裏傳來了響亮的伴舞音樂聲，可我們好像沒聽見似的，誰也不提跳舞的事兒。

我們嚴肅地，不停地磨着刀。……

刀磨好了！我們走出門，找了塊木頭棒子豎在地上，彼得洛夫同志像騎在馬上一樣，舉起飛快的軍刀只輕輕一揮，木棒“啪”的一聲分爲兩段。

“砍的好！”大夥拍着巴掌喊起來，蘇聯大哥也伸着大拇指頭朝着我們樂了。

二

經過磨刀這回事，我們和蘇軍，特別是和彼得洛夫同志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了。

從此以後，彼得洛夫同志常來找我們修理東西，不光是刀，汽車瓦蓋啦、飯勺子啦、斧子啦什麼都有。

彼得洛夫同志每次來到這裏，都挺喜愛的樣子摸摸大鎚，

動動銼刀。每回都想自己動手幹。可是怎能叫我們的朋友在我們車間裏自己幹活呀！因此每回都是不等他說完這話，孫師傅一擺手，我們便連搶帶奪的給他幹了。

我們小組利用業餘時間給蘇聯大哥修理活這個事，叫廠長知道了，廠長在一次職工大會上把我們好頓表揚，我們聽後心裏也覺着美滋滋的。

有一天，彼得洛夫同志像往常一樣，拿來些東西叫我們修理，趕修理完的時候，他貼着一個士兵的耳朵說了一句甚麼，只見那個士兵撒腿就跑，不大會就抱了兩個大“黑列巴”和一瓶燒酒來，彼得洛夫同志叫小張對我們說：“老麻煩大夥幫忙，怪不好意思的，特地捎幾個麪包來給大夥墊墊飢。……”

唉！蘇聯同志對咱們就是客氣，通共幹了這麼點活，還直吃人家東西！

可是，我們知道蘇聯同志待人熱誠，你要不吃，興許就能生氣上火。再說，天這麼晚，確實也覺着肚子有些餓了，於是，我們也沒裝假，你掰一塊，我掰一塊，不大會工夫兩塊麪包吃光了，滿滿的一瓶“俄斯克”酒，也喝的一滴沒剩。

彼得洛夫同志看我們吃的挺香，緊緊握着我們的手連聲說：“哈拉少！哈拉少！（好）”樂顛顛地走了。

打這以後好像立下了個規矩似的，蘇聯大哥從來沒有空着手來找我們的時候，蘋果啦，灌腸啦，糖啦，麪包啦，或多或少總是帶點，大哥誠心誠意地送，我們也不虛情假意地推辭，給我們，我們就吃。

可這件事，不知怎麼也叫廠長知道了，廠長說：“總叫蘇聯大哥買東西給咱們吃，這還像話哩！”我們一想可也對，便暗自注意了。

這一次，彼得洛夫同志又送東西來了，可是大夥只是瞅着

他笑，誰也不動手。

彼得洛夫同志急了，問“假翻譯”，小張吞吞吐吐，憋的直擠咕眼兒也說不出個子午卯酉來。

我從未見過彼得洛夫同志發脾氣，可這回他是真不高興了，臉紅紅的，脖頸筋一鼓老高，對小張說：“你們不肯吃，我們從今後再不來修理東西了！”

小張把這話一翻，孫師傅也急了，忙說：“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這個意思！”

我說：“乾脆別再轉彎抹角的了，你把實情告訴他吧！”

小張和彼得洛夫同志講了老半天，他才慢慢地消了氣，說：“這樣吧，這是最後一次，你們一定要吃下，往後再不帶了！”

果然，從此，彼得洛夫同志再來修理東西的時候，再也不帶甚麼好吃的了。不過看得出來，他們心裏還是過意不去，有時還拖我們到他們營房去會餐。送點好吃的我們都不能收，更不能到人家裏去會餐了，因此我們也是高低不去。

二月二十三日是蘇軍建軍節，為紀念這個日子，俱樂部晚上要開個娛樂晚會。

散工後，我們都打扮得整整齊齊的，穿上了乾淨衣裳，準備參加晚會，孫師傅為這個大會還刮了鬍子。

我們嘻嘻哈哈地正要走，忽然一個士兵跑得氣喘呼呼的在車間門口堵住了我們。

“怎麼，出了甚麼事啦嗎？”孫師傅問他。

“是的！”他喘了一口粗氣，說：“有一件挺重要的事，彼得洛夫上士請你們去！”

我們一聽毛了，撒腿就往蘇軍倉庫跑。

跑到一看，只見倉庫辦公室粉刷的挺亮，正中懸掛着列

寧、斯大林畫像，屋子正中擺了張大桌子，上面又是酒、又是肉的擺了個滿滿蕩蕩。彼得洛夫跟他的戰士，穿的整整齊齊的，見了我們便“呱唧，呱唧”鼓起掌來。

我們被這個光景鬧的有些愣了，孫師傅四下撒目半天說：“彼得洛夫同志，有什麼事？”

彼得洛夫同志笑了，一把抱住了孫師傅，說：“朋友，我對不起你們，因為我不知用什麼好辦法，才能把你們請來，親愛的朋友們，請入座吧！”

這下子大夥都明白了。真是的，蘇聯朋友就是這樣熱情！我心裏一陣感動。

孫師傅裝着生氣的樣子，攥着拳頭朝彼得洛夫臉上攏了攏說：“你撒謊大大的——”又掉過頭來對我們說：“大哥對咱們一片好心，咱們不能辜負了，來，咱們入座吧！”

就這樣，爲了中蘇友誼，我們乾了第一杯。

三

爲迎接我們工人階級偉大的節日——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，整個工廠掀起了個“紅五月生產大競賽”。

隨着競賽的開展，我們車間也忙起來。早晨，天不亮就提前上了班，檢查工具，準備材料；晚上，開生產研究會，直到天黑了才走。儘管這樣忙，我們可從來沒慢待過我們的朋友，兩頭擠不出時間，我們就利用午休時間給蘇聯大哥修理傢巴什。

這天，我們小組接到了批緊急的任務，要在短期間內生產出兩千個“汽車鉤子”。

這玩藝勾勾彎彎的挺缺德，用手鉗，燒好幾次，才幹一個，緊忙乎一天，也出不了幾個。

活要的挺緊，幹又幹不出來，多出點力倒不要緊，就誤了

任務期限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孫師傅愁的成天沒一點笑容，嘸嘸個嘴，連吃飯的心思都沒有了。

天天晚上都開會研究，大夥大眼瞪小眼，你瞅我，我瞅你，可是這個關鍵總也解決不了。

我說：“假如這活要用汽鎚幹就妙了！”

孫師傅磕巴磕巴眼說：“你提的對呀！我也是這樣琢磨，用汽鎚幹得想法做個胎……。”

大夥一聽，是啊，要能做個胎，用汽鎚一鎚一個，這不就解決問題啦嗎？

孫師傅從工具箱裏掏出一張弄得黑乎乎的紙來，上面是藍鉛筆畫的圖樣。他說：“我只是想了個大概，究竟這個胎，甚麼樣，怎樣做，我還沒想好；作出來行不行，我還沒有把握哩！……”說罷把圖紙往桌上一鋪，大夥都圍繞着圖紙坐下來了，接着又說：“人多出聖人，咱們大夥都動動腦袋瓜兒想想！”

大夥興緻勃勃地說了聲好，便像小學生進考場似的歪着脖兒琢磨起來。

這時候門口響起了一句熟悉的聲音：“同志們，好！”大夥一抬頭，原來是彼得洛夫同志領着戰士扛着幾把洋鎚來了。

“幹活？好，拿來吧！”孫師傅把鉛筆一擱站了起來。

“不！”彼得洛夫同志把孫師傅按到椅子上坐下，說：“你們開會，挺忙的，這活我們自己能幹！”

“自己能幹？”

“嗯！”彼得洛夫同志一開風門，爐火呼呼着旺了，他挺內行的把幾把舊洋鎚放在爐裏燒起來。

“哈拉少！”孫師傅看彼得洛夫同志挺熟練的動作，不由得伸出大拇指頭。

彼得洛夫同志沒說什麼，只是笑了笑，用鉗子把燒紅了的

鐵鎚頭夾出來，小鎚一點，幾個蘇軍戰士掄起大鎚，叮叮噹噹便打起鐵來。

呀！想不到他們真能自己幹，他們從哪兒學來的呢？我心裏挺納悶，這時候只聽孫師傅說：

“彼得洛夫同志，您過去幹過這活吧？”

“嗯！”彼得洛夫同志抹了抹額角的汗說：“我原來是一個工業學校的學生，畢業時，我當了鐵匠。可是沒幹上半年，戰爭爆發了，就這樣我放下了鐵鎚，拿起了槍桿。可是，我是多麼想回到我那車間裏工作啊！”

他說不下去了，我從眼光裏看到了彼得洛夫的一顆渴望和平、懷念着自己故鄉的心。

修理完了鎚頭，彼得洛夫同志問我們為什麼還不走，我們告訴了他，他說：“可以參加意見幫幫忙嗎？”

一聽說蘇聯大哥要幫我們研究胎，孫師傅樂的手腳都沒場放了，只是連聲說：“斯巴西布，斯巴西布！（謝謝）”

我們把彼得洛夫讓到辦公室，他仔細看了產品圖紙，又看了看孫師傅畫的圖紙，說：“孫，你想的對，想的對！我來給你補充補充。”他說他在蘇聯工作時曾經幹過這個活，有那麼一個胎，只是需要好好想想。

彼得洛夫同志打發士兵把洋鎚扛走後，他像工廠的主人似的，坐下來，拿起筆、尺，一邊想着，一邊畫起來。

天晚了，工廠的電燈亮了，眼看就到九點了，可是彼得洛夫同志一點兒着急走的意思都沒有。

當牆上的掛鐘“噹噹”敲了十下的時候，彼得洛夫同志伸了伸懶腰說：“畫好了，但不一準就能好使，先抓緊時間把胎做出來試驗一下看看吧！”

第二天，孫師傅把圖紙送交廠部審查，下午便接到了“批

准試製”的條子，我急忙把圖紙送到了工具車間。

這期間，彼得洛夫還常關心的來問過幾次。

四月十日，胎做好了，一清早廠裏的黨、政、工、團的幹部都來了。

孫師傅仔仔細細地把胎安在鏈墩上，小張把燒紅的鐵棒往胎裏一放，“吭”一聲，汽鎚砸下來，等汽鎚再抬起來的時候，一個完整的“汽車鉤子”從胎具裏掉了出來。

“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我們的歡呼聲，笑聲，掌聲響成一片。

大夥正樂着，孫師傅突然敲了自己的後腦勺一下，連聲的說：“該死，該死，這腦瓜真不濟事了。”

吓了我一跳，不知出了什麼事，忙問：“咋的啦？”

孫師傅說：“東西成了，可把人忘了！”

我一下想起來了，撒腿就跑。一氣跑到蘇軍倉庫，沒進門就招呼：“彼得洛夫同志，彼得洛夫同志！”

可是出來迎接我的却是一位我不認識的蘇軍，肩牌上也是三道槓。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愣了。

這工夫，小張也跟着跑來，跟他一說，只見小張臉色霎時變了，差點掉了淚，弄的我可真摸不着大門了，“小張，咋的了？”小張嘴一癰一癰地說：“彼得洛夫同志昨天調走了。”

唉！真可惜，怎麼在這個節骨眼上调走了呢？我倆低着頭回工廠。守衛老許過來對我說：“小秦，昨天晚上彼得洛夫來找你了。可是你們都不在。把他急得什麼似的，好歹留了一張條子，又把我好一頓親才走，出了大門就上汽車走了。”他說着遞給我一張紙，上面有幾行粗鉛筆寫的俄文。我馬上到廠部找人翻譯了。原來是這樣寫的：

親愛的中國鐵匠朋友們：

我們要離別了。可惜我不能親自向你們辭行。我相信我們之間的友誼絕不能因離別而減弱，新來的上士伊凡諾夫在各方面都比我好，希望你們認識，我在紙上給你們介紹吧！

不知那個胎具試驗的怎樣了？如不成，可以找找蘇聯出版的“最新鍛工法”，我記得那上面有材料可以參考。不知中國有沒有譯本，我國國一定給你們寄一本來。當然，我衷心的希望你們能很快的成功！再見吧，親愛的同志們！

彼得洛夫

我心裏熱辣辣的回到了車間。大夥見我們獨自回來了，忙圍上來問，我掏出信來說：“他回國了！”

“啊！走啦？”孫師傅立刻眼紅了，“咋那麼急？”

我唸了一遍信，大夥都鴉雀無聲地聽着。聽完信，孫師傅慢慢地說：“好朋友，不言不語地幫着我們造胎具，我們試驗成功了，任務完成了，幫了這麼大忙，我們連個‘謝’字都沒說，就走了。臨走，還關心我們的胎具，咋叫人過意得去呢！”孫師傅轉過身去擦擦眼。

“寫信先告訴他，我們的胎具成功了，好叫他放心！”有人這樣提議。可是信上也沒留地址，向哪寄信呢！最後大夥決定：爲了紀念彼得洛夫同志，給胎具起個名叫“友誼胎”。

這以後，我們每當做汽車鉤子把這個胎具放在眼前的時候，不禁就想起彼得洛夫同志來，雖然他遠在千里，但彷彿他就在面前，我們的力量就來了，永不知道疲倦。

“友誼胎”把我們的友誼永恆地，緊緊地聯在一起，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夠破滅它。

我和瓦夏

柏 蕭

我家住在離城挺遠的一個偏僻的鄉村裏。

一九四八年秋天，有蘇聯軍隊一個班在我家房後北山根住下了。他們沒有房子，只支起了一個大帳篷，白天在這裏叮叮噹噹地幹活，晚上便在這裏睡覺。

這年冬天，真是滴水成冰，地都凍裂了縫。整天價小北風像刀子似的猛颳，大雪滿天飛。

晚上，蘇聯大哥凍的抗不了，就爬起來圍着帳篷跑步取暖，大皮靴子“叭噠，叭噠”踩着凍地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這聲響隔老遠都能聽到。

這天夜裏，我們剛躺下，遠遠又傳來一陣跑步聲。媽睡不着覺了，拖出她那長桿煙袋，坐起來，“吱吧，吱吧”一個勁兒抽煙。看情況媽準是想哥哥了，因為每逢想哥哥睡不着，她都這樣抽煙。

哥哥是在敵偽時代不願幹“警防團”，被日本人抓進牢獄的。一氣過了兩年沒有信，媽在家天天拿眼淚洗臉，看精神頭都有點想傻了。多虧“八一五”蘇聯紅軍解放了旅大，砸碎了牢獄大門，哥哥才得到了自由。

出獄後，哥哥來家養了多半年病，便到北邊參加了民主聯

軍。那時候我才十四歲，剛唸完初小，也沒上高小，便留在家裏和媽倆時弄房前那五畝地。

我說：“媽，大哥不是昨天才來信麼？怎麼你又掛念他，……”

媽媽照炕沿磕了磕煙袋鍋說：“我不是想你哥哥，我是想救了你哥哥命的這些蘇聯恩人……。”

“你想蘇聯老大哥？”我愣了。

“你聽聽！”她停了停，聽聽房後的腳步聲，說：“咱孩子是孩子，人家孩子就不是孩子？人家蘇聯人爲咱們離開家，來到中國，宿宿挨凍受苦，咱就不心疼？”

媽的話把我的心思也勾起來了，是啊！咱躺在熱炕頭，哪裏知道挨凍那個滋味！我忽然想起來了，便說：

“媽，不好給咱西屋炕倒出來，叫他們到咱家住嗎？”

媽說：“我倒有那麼個打算，就怕人家嫌髒不希來！”

我說：“咱不好收拾收拾嗎？”

媽說：“對了，你明天找村長問問去。”說罷，躺下了。可我知道媽這一宿睡的並不安穩。

第二天，爬起來我就往村政府跑，找村長把這事一談，他樂了，說：“正愁找不着房子呀！正相應，你快回去預備預備吧！”

說實話，這一天可把俺娘倆忙乎的够嗆，把西屋裏的盆盆罐罐倒騰出來，屋裏屋外，又掃又抹。媽又打了一盆漿子，找了幾張舊報紙，把牆上掉泥的窟窿，都糊了個嚴嚴實實。

天傍黑，到底給我們盼來了，一輛卡車載來了五六個士兵，爲首的是一個黃頭髮、黃眼珠、尖下巴頰的大個子，他進門把背包一放，兩手捧着媽的肩膀就搖晃起來。

“媽媽，斯巴西布，斯巴西布！”